青春话题

考托福考托业考商务,考CPA考CFA考CFP……校园里总是奔跑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考研、考公务员,却总在和其他的学生抢自习室座位;不太确定将来要做什么职业,却把一大堆职业资格证书考到手。人们习惯把他们叫作“考证族”。在“考证族”的世界,技多不压身。

奔跑中的“考证族”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特约绘图:小蚂蚁

考证大户经济学

“读本科时很傻很天真,就没想过去考个证。读研以后,我好后悔呀!”小文是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虽说本科的大好年华都付与了读书、上网、逛街,但研究生期间,她一点也没闲着,一口气考下会计从业资格证、计算机二级、金融英语综合、银行从业资格证四个证。

在外人看起来她是“学霸”,可身边的同学却不以为然。“考计算机二级证,一点用都没有,浪费时间!”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吗?起码,小文的师兄去年暑假在一家银行实习,银行推进会计电算化,给他提出的招聘条件是,今年3月前必须拿到计算机二级证,否则就无入职可能。

“怎么会没有用呢?”小文不明白。托业是网络在线申请的加分项,银行职员入职后第一年考不过从业资格证,第二年每月工资少1000多元钱。“没有这些证我肯定会更担心将来的就业。”

考证的用处有多大,因行业而异,还要等到小文找工作时见分晓。在未见分晓之时,更多的人还是把目光集中在门槛较高的资格证考试上。

南开大学有一个“经济、管理、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试点班”,试点班是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三个专业各挑选15名学生组建的。王东莹曾是其中一分子。现已是南开劳动经济学研究生的她回忆,该试点班是一个“重证密集区”,一部分人在考注册会计师证,一部分人在考金融理财师证,一部分人在考律师资格证。

注册会计师证、律师资格证是国内最难考的两大证书,每年通过率仅为14%左右。更何况,该试点班素以必修课众多著称,“我们有80多门必修课,感觉本科期间天天都在上课。像思想政治课这样的必修课,已经算是另类课程。”王东莹说。

出自这样一个“学霸班”,王东莹觉得“除了考注册会计师证有些难,自己考证券从业资格证、计算机、英语等级证等考试时比较轻松”,但她听到别人喊自己“学霸”,总还是觉得别扭。

“真的没什么。”王东莹说,比起师兄本科拿下注册会计师证,研究生又考律师资格证,“我只是个小角色”。

考驾照,等!等!等!

“趁着大四毕业,赶紧去考个驾照吧!”安徽某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徐志强的想法,也代表了很多大四学生的心声。

可是,“学驾照不难,等驾校很烦”。去年6月,徐志强报名了老家某一驾校。好不容易在暑假里通过交通法规考试,恰巧赶上学校开学,他的场地练习只能顺延到次年的寒假。

不巧的是,今年初,遇上了史上最严厉的驾照考试改革,驾校的场地练习分班作了调整,可他不在老家,没赶上分班,又被顺延了。今年暑假,驾校场地整修,他的考驾照之路再次受阻。

已经升到大四的徐志强有点着急。8月底开学,见大四只有若干补充学分的课程,他悄悄地溜回家学车,顺便帮家里做农活。可学院有一项规定,大四期间学生不准擅自离校。长期离校的徐志强还因此被院领导叫回去写检查。

原想着家中考驾照省钱省时间,不料浪费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更多。给教练买水、买烟,考驾照期间他还交了一个女朋友,加上生活开销,“不亚于再交了一份驾照培训费”。只是,他也无可奈何,“谁叫明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更没有时间”。

和徐志强一样有紧迫感的,还有同校文化创业产业专业的本科生陈琼,不过她的紧迫感来得更早。大一,她就在家人的催促下报名了老家的驾校。“我是最早报名,最晚学成的人。”陈琼不好意思地说。

不仅仅因为30多人一个班,一上午能练车的时间不到10分钟;还在于教练与家人熟识,且教练的奖金与通过率挂钩,因此教练对她的要求格外严格。譬如,倒库在考试中只要车不压线就行,可练习的时候车必须停在中央位置。可是越严格,陈琼越是练得“一塌糊涂”。别人练了4个星期就可以进入待考名单,陈琼练了5个星期;别人一般只练半天,陈琼上下午都在练。

暑假练车,汗水滴进眼睛里,她难受得睁不开眼。即便这样,身边一部分同学还曾对她羡慕不已,因为在学校代理处报名的驾校培训,经常要等上一年多。“听说,大学里拿到驾照,学校还给加2个学分,领到驾照我就申请去。”陈琼兴奋地说。

考冷门证靠机缘

北京某大学本科生林潇自认是一名文艺女青年,只是文艺女偏入理科门——原本填报的是中文系,却因分数不够调剂去了生物系。平日里,她想得最多的事就是退学重考或转专业。

直到有一天,她在文学、时尚的诱惑下,走进了香奈儿和迪奥的柜台。郭敬明小说对香奈儿5号香水情有独钟,时尚杂志对迪奥“真我”香水推崇至极,林潇在两个柜台前徘徊了一下午。作为一名大学生,林潇并没有财力买奢侈品,可是她却在柜台小姐的口中知道了一项职业——调香师。

回校之后,她上网疯狂地寻找如何成为调香师。其中,报名三级调香师的一个条件就是报名者系生物、食品、农业及医药等相关化学类专业,从事相关实践2年。“那一瞬间,我就像触电了一样,幸亏自己被生物系录取,而不是数学系录取。”林潇说。

林潇当然没有退学,并且“正和新专业处在‘恋爱期’,而文学梦也会一直一直坚持下去”。

考冷门证要靠机缘,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杨李也是如此。

一天,妈妈满腹愁容地找到杨李。原来,爸爸的公司需要3个仓库管理员资格证才能注册。可是,现在3个仓库管理员中有一个是年过六十的老大爷,爸爸不能把人撵走,也不可能要求他去考试。妈妈就动了“补缺”的心思。可妈妈已年过五十,学习能力已大不如从前。

杨李鼓励了妈妈半天,最后作了一个决定——陪妈妈一同考仓库管理员资格证。“如果将来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不好就业,我还可以当仓库管理员去。”杨李乐观地说。

一本16开大、4厘米厚的参考书,杨李看的是书中的精彩,用他的话说“生物知识迅速提高”,譬如,知道了毛毛虫的分布类型、水稻的多个品种。而妈妈就辛苦了,戴上老花镜,一看就是四五个小时。这个时候,杨李总是给妈妈看些生物照片、出几道选择题,帮助她记忆。

有了儿子做坚实后盾,妈妈高分通过了考试,幸运的是,陪考的杨李也踩线通过了。“虽然这个证我可能用不上,但却是我们母子连心的记忆,一定要好好收藏!”杨李说。

学子情怀

书里书外话孤独

■雨曦

“孤独对于人生,是多么灿烂的事。”

《民主的细节》大热之后,刘瑜成了“民主女神”和最备受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对我来说,她的小说和随笔却一直比令她名声大噪的时评要更得我心。大概是校友的缘故,或者是我本身已经不属于时评类作品的目标读者群。我读刘瑜写人大食堂的猪头肉都比当年从朋友那里借到的时评集读起来要舒服。俗气如我的读者,喜欢她写的人情琐屑,虽然有着刻薄言辞却也是我喜欢的幽默。

在她不甚出名的小说《余欢》里,“我”给亲爱的K写了几封信。那个遥远的除了一封得体回绝的邮件外并不存在于她的人生的K,成为“我”在心理困境时候最想要攀援求助的幻象载体。对着亲爱的K,“我”可以倾诉,可以剖白,可以沉迷。“我”还可以一边说着我想吹走你所有的世界,只剩下赤诚的你我,同时却又在信里末尾冷静地讲述,其实“我”没有买机票没有冲动回国,只是安静地坐在这里继续日复一日的生活,那些琐屑和心里头无限次奔腾而过的疲惫和恼火。

我想,好像,K和他的妻子,在替我们这些所有得不到完满幸福的人,达成一种从来只存于传说的美好。当理性归附自我之后,真的没有嫉妒和占有。如果有幸福,希望是你,即便这一切都只是存在脑内的幻象。

跟好友聊天的时候,我们提起过,似乎爱情这个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好像只是个传说,谁也没有亲眼瞧见它的模样。不过人人都说好,我们便也跟着期盼起来。

星座书上说,我这个日期出生的人似乎一直困顿于相邻星座特质的厮杀中。想要调和,又喜欢决绝。摇摆来去,都怕会失却本心。而一个人踱到图书馆捧开书本的时候,又分明那么欢喜。其实孤独并不孤独。契合未必一定在身边周遭,在与你相隔万水千山时空寥廓的书里,相知和愉快扑面而来,那是多么灿烂的一种孤独。

人到底是群居动物。总是想要寻找到相知相悦。

无论在哪里,是书本还是生活,是身边的柴米油盐或者心底遥远的眷恋,它一定在。

哪一种陪伴,是你的选择。

而我明白的是,尽量体察和享受灿烂和美好,哪怕是孤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打造自己的汽车梦

■本报通讯员 王岚 田野 卯雪

8月28日,一条标题为《福大学生暑假自己造出一辆汽车》的微博在网络上一时被大量转载,网友评论:“开着自己造的车在校园兜风,碉堡了!谁还说学生动手能力差?!”

这辆3米多长的电动汽车就像正常的汽车一样行驶,还能播放音乐,谈及决定自造汽车的原因,“造梦者”团队队长陈登辉说:“小时候都觉得有一辆汽车会很拉风,想要拥有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汽车。”

造汽车,我们玩得很开心

今年暑假你正在做什么?在福州大学怡山校区的大学生设备维修维护与研发中心,13位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正在加工室里焊接钢板、打磨螺丝。“我们把钢材板、旧轮胎和蓄电池这些基本材料组装加工了功能齐全、造型炫酷的超级跑车!”谈论起“至诚一号”,在座的队员们脸上有遮不住的骄傲。

“造梦者”团队今夏留校是为了准备参加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为了兼顾做车的工程,队员们每天都从早上8点多忙到晚上近10点,有时甚至到凌晨两三点。“有一次,不知道前轮的轮轴与方向盘的万向轴规格不同,装上后才发现方向盘往左打的时候但车轮却向右转。”队长陈登辉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为此,队员们只能将万向轴切下来重新焊接,忙到凌晨一点多才处理完。其中的辛苦滋味难以描述,队员许荣林却说:“身体明明很累但是脑子还是想着去做汽车。”

最初决定自制汽车是在今年5月初的时候,到汽车逐步成型已经是8月底了。第一次室外实验时,汽车环绕至诚学院行驶5圈基本取得成功。回忆起驾驶着“至诚一号”在校园内兜风的感觉,陈登辉笑着连连说了好几次:“那种感觉太爽了!超级HIGH,超级拉风!”

就是因为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太拉风,以至于在第二次测试的时候,一共有六名队员兴奋地挤上了还没有安装顶篷和车门的“至诚一号”,结果导致车子在爬坡的过程中,中控系统超负荷直接把线路烧坏了。队员冯久奎笑着说:“就是这次意外,我们才重新设计散热装置,安装了风扇。”

“其实刚开始的车尾只是简单的铁筒式,后来为了美观就改用了分层设计。”冯久奎介绍着最初的车型。通过一次次的完善,“至诚一号”真的越来越拉风,在“至诚一号”正式亮相后,外界媒体纷纷报道赞扬,陈登辉却并说:“我们不是超人,只是做了点不同的事而已。”至于造车的过程和困难,却被他描述得云淡风轻:“因为大家都喜欢动手创造,做自己喜欢的事,再累也开心。”

我们是电子技术发烧友

9月4日到9月8日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比赛的日子。根据比赛规则,他们要在短短的4天3夜里造出题目所要求的产品,在这期间,队员们一共睡不到10个小时。在7日晚上,也就是距离比赛结束还不到24个小时的时候,参赛队员的大脑就像高速发电机一样紧张运转。因为在比赛中,冯久奎所在的小组辛苦做出来的四轴飞行器经过实际调试却没有达到理论上应有的数据。

准备参加比赛的时候,大家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准备经典项目“智能小车”,“久奎前后准备了4辆车的模型,什么功能都有了,就差会飞了,结果最后让做飞机,感觉好‘坑爹’啊。”陈登辉调侃着说,

“实验的四轴飞行器参数很复杂,我们缺乏经验,又缺乏专用的大功率航模电池,测试时意外烧坏了芯片。”冯久奎介绍说,当时的打击太大让大家不知所措。“感觉万念俱灰,很痛苦,但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冯久奎深有体会地说出了当时的感受。

“虽然比赛失败了,但在比赛前我就对做飞机有兴趣,所以成绩并不是很重要。”没有太多修饰的话语,冯久奎展现了“造梦者”团队作为电子技术发烧友的巨大热情。

冯久奎说,他现在组建了航模组,已经开始了自己对于飞行器的研究。“大家是有共同爱好才在一起交流,没有功利性的目的,无所谓名利。”

陈登辉也坦言,对于“造梦者”团队所在的设备研发中心而言,这是一群对电子技术和电子制造有浓厚兴趣的爱好者集聚地,大家因为热爱生活,喜欢创造才聚在一起,团队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我们这里没有高低年级之分,区分的只有各自擅长的不同领域,大家都喜欢技术类的事物,教学相长。”

哈佛周记

眼望未来的哈佛铜像

■郭英剑

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处处有故事,但常为人所道的,莫过于矗立于古老哈佛园的约翰·哈佛铜像(John Harvard Statue)了。哈佛铜像已经成为了哈佛大学的象征。人们到此一游,一定会与哈佛铜像合个影。

哈佛铜像由三部分组成。最上面是铜像主体部分,在一张靠背椅上,坐着一位年轻牧师,他面庞英俊,但神色严肃,身着17世纪简朴的牧师服装——一件斗篷式的束腰外衣,脚蹬矮腰鞋,长丝袜,宽松的短裤。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而椅子下方,还有几本书。铜像的中间部分是花岗岩支柱,约一人高,下面则是花岗岩底座。游客站在底座上,伸手就可触及铜像人物的脚部。

哈佛铜像着实隐藏着不少哈佛历史传说。如果不去深入探究,人们还真的会无视哪怕是眼皮底下的细节。

哈佛铜像,人称“三大谎言铜像”。在铜像花岗岩支柱正面的中央部位,刻有三行字,如果不仔细看,可能就忽略了。如果走近看,可以看到上面一行是:约翰·哈佛(John Harvard)。中间写着:创建者(Founder),1638(年)。约翰·哈佛是哈佛大学的创建者;而该校创建于1638年。然而,这都不是事实。

首先,这个铜像并非约翰·哈佛本人的形象。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也与哈佛大学的诞生有密切关系。约翰·哈佛(1607~1638)并非哈佛的毕业生,而是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毕业生。铜像的右侧中央部位,刻着一枚伊曼纽尔学院的印章,这就是对约翰母校的一种怀念。约翰是位英国牧师,其姥爷还曾与大文豪莎士比亚的父亲同事。约翰被母亲送到伊曼纽尔学院上大学,于1632年获得了学士学位,3年后获硕士学位。1637年春夏,约翰夫妇两人来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成为麻州的居民,居住在查尔斯镇。1638年,约翰身患肺结核,于9月14日不治而亡,随葬在查尔斯镇。1828年,一些哈佛校友曾经在他的墓地树立起了一个纪念碑,但后来在美国内战时期不知所踪了。

临终前,约翰·哈佛把自己的遗产——除了780英镑外,更重要的是他那拥有320册图书的学术图书馆——捐赠给了当时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新近成立的一所大学——新城学院(The College of Newetowne),简称“学院”(The College)。后来,这所大学因此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成为了“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也就是今日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

再说这创建者的谬误之处。哈佛最初的建立,得益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捐赠的400英镑,才得以建立。这一捐赠早于约翰·哈佛。哈佛官方对此也有过说法,该校的建立并非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很多人的功劳。约翰·哈佛可以说是创建者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创建者。因此,把约翰·哈佛称之为“创建者”,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而且,哈佛建校于1636年,当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常设法院投票表决正式决定成立一所大学。1638年,应该是约翰·哈佛在临终前向学校捐赠的年代。

这就是“三大谎言的铜像”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铜像并不是从哈佛建校之初就有的,而是到其建校将近250年之后才开始设立的。话说在1883年6月哈佛毕业典礼的晚餐会上,有人提议要为学校赠送一个创建者约翰·哈佛的铜像,称在第二年,即可以在1884年6月1日到位。当时,承揽此工艺的是著名雕刻家弗兰奇。1883年9月,弗兰奇开始工作。但遇到的首要难题在于,约翰·哈佛未留下任何影像资料。于是,弗兰奇找到了一个名叫谢尔曼·霍尔的哈佛学生来做自己雕像的模特。据说,霍尔当时只同意雕刻家使用自己的脸庞,而身体的其他部位,弗兰奇只好另寻它途和依靠个人的艺术想象力了。从我所查阅的资料来看,现在的铜像人物显然要比照片上的霍尔本人英俊了许多。弗兰奇在1884年5月完成雕塑人物,接着,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亨利-伯恩纳德青铜公司制作成铜像。仅制作铜像,就花了2万多美元。

最初的铜像安放在哈佛纪念馆西侧。1884年10月15日举行了揭幕仪式。1920年,弗兰奇写信给时任哈佛校长洛威尔,希望能够把该铜像再换个位置。于是,4年之后的1924年,哈佛铜像被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如今,哈佛铜像不仅是哈佛大学的标志,也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1986年,美国邮政总局发行了一张约翰·哈佛的纪念邮票,用的就是该铜像的形象。

有趣的是,哈佛铜像的左脚略微前伸。在外部一直有传说,哈佛学生有传统:总爱触摸这支脚而寻求好运——但事实上,在哈佛内部,这种传统并不存在。据说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起,带领游人进入哈佛的导游开始以讹传讹,鼓励游客们去模仿这一并不存在的“传统”,游人寻求好运的这一习惯,使得约翰左脚的拇指位置被摸得闪闪发亮。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哈佛有一门通识课,名为“有机体:哈佛世界收藏”,主要考察哈佛所珍藏的世界历史上的物质文化有机体,从我先前介绍过的玻璃花和植物标本,到美国文学大师梭罗所使用的铅笔,应有尽有。而考察哈佛铜像,也在其必修内容之列。

剑桥的春天很短暂,冬去春来不久,夏天就降临。而在夏日时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晚上八九点之后到哈佛园漫步。这时,哈佛园的绿荫草地上总是零零散散放着一些凳子,长长短短,高高低低,供师生和游人驻足休息。无论随意走到哪里,在凳子上坐下,在夏日夜晚的微风中,我总会面向或者时而回望哈佛铜像。哈佛铜像无疑是学问、智慧的象征。晚间,在略显昏黄的灯光下,隐约可见哈佛铜像依旧凝神远望,仿佛在向未来诉说着今天的世事变化。

哈佛铜像 郭英剑摄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8037号 零售价:1.50元 年价:288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